

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4年8月2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王朝书 版式设计:张磊

文化随笔

趣话古人书房

◎曾正伟

趣味典故

闲话三川六国

◎古傲狂生

《赞香巴拉县城美景》
穿云破雾扑面来，
五彩斑斓好精彩。
宛若仙境乡城见，
天上人间烟火裁。

《赞甲哥十上黄山之愿》
心心相念上黄山，
烟雨玉屏曾诺言。
踏遍青山人未老，
阅尽世事梦仍恬。

《芒种时节思草原》
芒种时节雪仍飞，
扎溪卡畔草初肥。
牛羊渐欢行趋稳，
寒荒已去雁回来。

《芒种之日晨感》
折多如雷穿城驰，
郭达停云摩崖溢。
新柳垂绿鸟语欢，
芒种已至雨归迟。

《晨露拂面偶得》
偶过树径露拂面，
恍悟昨夜雨涨洞。
炉城虽小史册载，
初心不变光可鉴。

芒种前后闲暇随笔

◎楚文川

6
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
注意时，调换了电视频道。这下可触怒了余春梅，她扬手给女儿一巴掌：“这么好的电视你不看，到底想干啥？”说完，又目不转睛地看起来，看到动情之处，她又在自言自语：“儿呀，你那里太苦了，太遥远了，娘想给你上个坟，也没办法，哎！回来多好呀！”

几年了，余春梅就是这样时时刻刻都在想儿念儿，简直要疯了。这时候，她的内心开始酝酿一个“伟大的计划”，决心去西藏把儿子的忠骨背回来，埋在自家的后院里。

一九九八年大年三十的夜，余春梅走出自家的院子，遥望夜空，又在暗暗地念叨：“儿呀，过年了，每逢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家人都在团圆，只有你孤孤单单地在西藏，那地方咱家也无人无故的，你又是怎样过得？”我已打算明年把你接回来，假如接不回来的话，娘会永远陪你在西藏。“过了一会，余春梅回到厨房里，做上几样可口的饭菜，为女儿摆上碗筷，倒满一杯酒，与丈夫、女儿吃完团圆饭后，背着他们，肩背着儿子用过的黄挎包，军用水壶，带上简单的行李，悄悄地出发了。

余春梅先是乘火车来到山清水秀的四川省雅安市。她找到了和儿子一起入伍的皖籍战士，询问了进藏的路况。几位家乡的战士得知她的想法后，都劝她不要进藏。可她决心已定，怎么也听不进去。

余春梅第一天走了40多公里，行至天全县的脚窝坪乡。由于平常没有走那么远的路，累得她腰酸腿痛，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后，怎么也起不来。此时，夕阳的余晖渐渐消失，路上行人稀少。一位姓胡的老妈妈途经此处时看到余春梅的痛苦状态，就上前把她扶起来，带她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中。

胡妈妈先是给余春梅做些合口的饭菜，当晚两人住宿在一起。余春梅把自己进藏寻儿的前后经过向胡述说了一番，胡妈妈既对她痛失爱子表示同情，又为她这种伟大的母爱深受感动。出于对余春梅的关爱，她说：“大姐，不是我在阻止你，你这个年龄根本不适合进藏了，高原上可苦得很呐！就说这前面的二郎山吧，过去有人形容，翻越二郎山好比上西天，过了老虎口，还有鬼招手，越往里走越要用提鞋！”

第二天，胡妈妈再三挽留，见余春梅决心不改，随后劝她说：“我儿子也是开车的，过两天出差回来，顺着下次进藏送货，你坐他的车好啦。”可余春梅坚决要徒步进藏，胡妈妈无奈，只好又给她准备点路上的用品，为远行西去的余春梅送上虔诚的祝福。

一路上，余春梅领略了二郎山的高耸，怒江山的艰险，那达草原的沉寂以及然乌沟那千年不化冰川的壮观……大渡河、金沙江、澜沧江水流湍急犹如万头怒狮在咆哮。稀薄的空气让她胸闷无力，当空旷的烈日晒得她浑身生疼……风起的时候，漫天尘土，路看不清，方向难辨。还有那不时风时雨，时冷时热的高原气候令她一天也不知换了多少次衣服。强烈的高原反应使她头昏，恶心，喉咙肿痛。

过度的劳累，使余春梅也不管昏倒了多少次，每次都随着山谷中阵阵的鬼哭狼嚎而惊醒。醒来后，又继续向西走，每天行走的里程由原来的十多公里减少到几公里，实在不想走的时候，她给自己鼓气加油，西藏这么苦，儿子为了国防建设英勇牺牲，现在孤零零地呆在高山上，娘怎能忍心呢？我就是舍了老命也要把女儿接回去。

一九九八年五月的一天，由于身体不支，余春梅昏倒在怒江岸边的白马沟里，好长时间没有醒来，后遇一名叫阿旺的藏族司机及时把她送到八宿县人民医院抢救，才幸免于难，待身体逐渐恢复后，院里的医护人员听完她的叙述，个个都对这位伟大的母亲肃然起敬。

六月下旬，余春梅终于到达了儿子的安葬地西藏波密县扎木镇。

一九九八年六月下旬的一天，波密县扎木镇雪雨交加，余春梅从一家物资门市部购买了一只铁锹，一把铁头，然后冒着雷雨来到距镇6公里的烈士陵园。夜幕已降临，天气也突然变得出奇冷，她抱着瑟瑟发抖的身子，走进陵园，划燃火柴，端详着一个墓碑寻找儿子的坟墓。

良久，余春梅在陵园东南角找到了儿子的墓穴。刹那间，亡儿的悲痛及对儿无限追念的酸楚……顷刻间如山洪暴发，她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，边哭边拍起头来……手上的血泡破了，鲜血从她手背滴流而下。

当娘的鲜血染到儿子的尸骨时，余春梅又一次昏倒了。梦觉中，她仿佛又听到儿子向她哭诉：“娘呀！你终于来看我了，多少次在梦中梦见你，爹爹及可爱的小妹，总想回去看你们，今天你来了，我要跟娘一起回老家……”

余春梅喃喃地告诉儿子：“春呀！全家人也都在想你，娘的头发也白了，你小妹也长高了，可次次依门而望，就是不见你回家的身影。今晚娘来接你了，咱们快快回去吧，你爹和你妹正在家等着为咱娘俩接风洗尘呢！”

夜风渐渐地停了下来，远处仍不时地传来怪异的兽叫。余春梅继续挖，终于挖到了儿子的尸骨，她担心惊醒熟睡的儿子，把锄头扔向了一边，开始用手去刨，坚硬的石土渗入了她的指甲，钻心地疼，她似乎已失去知觉。尔后，小心翼翼地把尸骨放进儿子读书背过并印有“三好学生”字样的黄挎包里，随即又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。她仿佛担心被人抢走似的，又是一阵小跑，发疯似地冲出墓地。突然，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脚，人不但狠狠地摔了一跤，而且黄挎包也不知掉到哪里了。她禁不住地呼喊起来：“儿呀！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？”黑漆漆夜空中，她边哭边摸，怎么也找不着。

于是，她划亮了一根火柴，在划亮火柴的一瞬间，她看到了挎包静静地“躺”在一个墓碑前，她揉了揉眼睛，看到了川藏线上一等功臣徐恩平；看到了为抢救战友而光荣献身的革命烈士黄显春；看到了毛主席的好战士“川藏线上的十英雄……”看着看着，她似乎感到英雄们的双双渴望的眼神，正在深情地盯着自己，像是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。她隐隐约约又听到烈士们齐声在喊：“娘啊！白发亲娘啊！我们想你呀！更想回老家……”

余春梅的心在颤抖，在震动。是啊，无数和自己一样的战友都在想家呀！想娘呀！更有无数位母亲也都在盼儿回家，都在牵挂长眠雪域高原的儿呀！可她们又是那样的大义凛然，个个都让儿子的忠骨留在西藏，九泉之下他们心里会不安的。在这里和许多战友在一起，永远也不会孤单的……”达瓦老人的话，深深触动了余春梅内心，她沉思了良久，于是，弯下身子，轻轻地抚摸着这一块又一块的墓碑，娓娓地告诉儿子说：“春，你还是陪着这些大哥哥小弟弟吧！在这里，他们需要你，你也更需要他们。今后我和你爹及小妹在适当的时候，还会来看你，看这里的革命烈士，到那时，我会为你们送来棉衣棉裤和你最喜欢吃的汤山酥梨，好吗？”她已恋恋不舍地将“儿子”放进坟里，拿起铁锹和达瓦老人一起向儿子坟上添土，坟，比以前更高了，更坚固了。完毕，她又从儿子坟上挖一把石子，掏一捧黄土，连同一束松枝装进挎包。

当晚，余春梅从达瓦那里找来了脸盆，用自己洁白的毛巾把烈士的墓碑挨个擦拭干净，当擦完最后一个墓碑时，雄鸡已经啼鸣。

清晨，达瓦老人把余春梅送到318线的路口，恰逢执行进藏运输任务的汽车兵部队途经烈士陵园。数百辆汽车突然汽笛长鸣，记录下了汽车兵们对烈士们的崇高敬意和无限的怀念。余春梅从这些汽车兵的身上仿佛看到儿子的影子，站在路边，尽管飞扬的尘土令她窒息，她依然拼命地向战士们招手致意，直到车队在她的视线中缩小成一个原点，才依依不舍地踏上东返的路。

历经半年之久，余春梅于一九九九年阳春才回到故乡。一年多来，老伴和爱女为寻其下落，通过媒介刊登寻人启事等多种措施，结果仍然是杳无音讯。正当父女俩及所有亲人一直焦虑不安之时，余春梅平安归来了。惊喜、幸福、酸楚交织在一起，引出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生命虽逝，爱犹不竭，一个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深深母子情仍在不断地延续……

刘玉春出生在一个干部的家庭，爷爷是淮北市委领导；父亲刘爱军参加过中苏自卫反击战，是市公安局干部；母亲余春梅纯朴、贤惠，系市纺织厂一名职工。刘玉春属于刘氏家族中第四代单传，是位讨人喜欢的小伙子。

一九八八年，刘玉春仅以20分之差，与大学失之交臂。家人都劝他再进校复读一年，争取来年再考。可一心想穿绿军装的刘玉春怎么也听不进去，他把自己参军的想法告诉了爹娘，爹爹刘爱军当过兵，特别崇尚军人，愿意让玉春到部队锻炼。母亲余春梅却不同意，因为玉春是娘的命根，怎能舍得让儿离开呢！后来，经过丈夫的再三劝说，余春梅同意了儿子参军。

一九八九年，刘玉春如愿以偿地参军，来到风雪弥漫的川藏线上，当上了一名汽车兵。

川藏线，是一条举世闻名的“世界奇路”，自然条件恶劣，环境艰苦，素有“风吹石头跑，六月穿棉袄，氧气吃不饱”之称。有人又把川藏线比作“无烟硝的战场”，不少人进藏后都有头昏、恶心、失眠、厌食等剧烈的高原反应。所以，有的人上过一次川藏线后，发誓永不再上第二趟。可刘玉春却始终把入伍时爹写在他笔记本扉页上的“艰苦环境能磨炼人的意志”的教诲牢记在心中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勇于吃苦，困难之时冲在最前，连队的官兵都赞扬他说：“这娃有出息，没有一点城里孩子的娇气。”由于他的虚心好学和刻苦勤奋，入伍的第二年，就能单独驾车完成进藏运输任务。年底，因工作成绩显著，还荣立了三等功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，刘玉春完成第三趟运输任务返通麦塌方区时，突然，一块约有5吨的巨石从米拉山顶呼啸而来，恰好砸在正在通过此路段的刘玉春车上。刘玉春就这样倒下了，倒在了他与战友常年拼搏奉献的川藏线上。

第二天晚上，连队为他举行了追悼会，刘玉春被安葬在西藏波密县的烈士陵园。

当淮北市民政局把刘玉春牺牲的消息通知其家人时，这犹如晴天的霹雳把刘爱军“击”得不知所措，余春梅悲痛得躬身用劲拍打着庭院里的小水缸，拍着拍着昏倒了……

儿子牺牲后，余春梅摆脱不了极度的悲痛，终日恍恍惚惚。在余春梅的心里，刘玉春一直在活着，她时常梦般地地与儿子对话，让自己的老伴和爱女既埋怨又惊讶。

一九九二年夏季的一天深夜，淮北地区电闪雷鸣，暴雨如注。梦中的余春梅隐隐约约地听见儿子向她祈求：娘啊！娘啊！外面又下大雨了，每逢这个时候，我特别想你，想爹爹，想我那可爱的小妹妹，这儿离家太远了，我怎么走也走不到家，我好怕呀！娘啊！这儿好冷呀！雪大，风也大，你带我回家吧。

梦中惊醒的余春梅先是抽泣起来，然后心里念叨：“儿呀！娘何尝不是在想你啊！一年了，娘时时刻刻都在想你，每次吃饭都给你准备了碗筷，今年除夕你爹还和你喝酒了呢！喝着喝着，你爹就与小妹一起哭了，哭得好伤心，你爹常在梦中喊着你的名字，问小妹写给你的信收到没有？爷爷奶奶也天天盼你，儿呀！全家人都在想你呀！”

“娘，你又在说些啥呀？”梦中母亲惊醒了熟睡的女儿，女儿小倩拉着了电灯，走进了娘的卧室，见娘眼里噙着泪水，她偎依在娘的身边，和娘的心贴得更近了。

由于余春梅过度沉浸于对亡儿的思念，精神上承受着沉重的压力，她食不甘味，寝不安眠，不出半年，刚五十出头的她，头发已经全白了。

一九九五年，一部反映川藏线汽车兵生活的纪实片《献给太阳的哈达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，余春梅天天守在电视机旁，看到了儿子生前所在的部队官兵在川藏线上搏风雪，斗严寒，无私奉献的动人场面，禁不住流下了热泪，她对老伴说：“儿子是好样的，奋战在川藏线上的军人的确了不起。”此时，女儿不想让娘触物思情，趁其不

纪实

高原寻亲

◎余中华

题记：多少个不眠之夜，多少个泪沾满襟的日子，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一位白发苍苍老妈妈的影子，她步履蹒跚，坚毅执着，行走在风雪弥漫的川藏线上，书写一个旷世传奇的人间大爱。尽管时光已过去二十多年，但她依然珍藏在我的记忆里。今天，笔者含泪著文以表对战友的无限怀念！

一九九九年三月，华东原野开始脱去枯黄的外套，各种植物从冬眠中苏醒过来，极力地钻出解冻了的地面，吐出绿色的嫩芽。春风阵阵，数番微雨，洗去了冬日的沉重。

这天，安徽省淮北市一家四合院却出现了感人的一幕：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拥而泣，站在一旁的女儿也在失声痛哭。一家人正在用泪水诉说着团聚时的欢喜和往日的酸楚。

“他爹，我把儿子的英魂带回来了。看，这军用挎包里装着儿子坟上的黄土、石子和松枝……”老妈妈显得异常的激动。

随后，一家三口把脸贴向了那黄挎包，泪如雨下……

五色海

第1111期